

紫雲 張資平著



上海文藝書店出版

1931

紫雲

張資平著

上海

文藝書局印行

1931. 1. 10. 付 排

1931. 2. 10. 出 版

紫 雲

(1)

淺黃色的陽光懶懶地由屋簷上流散到窗口來了。像披着輕紗般的初秋的清光完全把這龐大的都市籠罩着了。

質彬給過街的車聲驚醒了時，覺得頭部像黑鉛般的重贅，不容易抬起來。雖然重新把朦朧的眼睛閉上，但睡意完全消失了，他只微微地吁了一口長氣，過去的哀愁和失意便像黑潮般一陣陣地湧上心頭來。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

正當質彬的父親拍賣最後的產業時，他便降生到這無情的世界裏來了。

在那時候實在是一個最艱難困苦時代啊！

他的母親原是一個身體健康的農婦，因為臨月，便完全地失掉了她的平素的健康。她躺在一張有四根柱頭的木床裏。靠近木床邊安置着一個裝着初生的嬰兒的搖籃。她伸首到床外來，顯出憔悴的顏色和慘然的微笑，在傾聽着由產房外傳進來的聲音。

“怎麼樣了？沒有辦法了麼？”

當她看見她的男人帶着失望的神氣走近她時，便禁不住要這樣地問。

“地主那方面大概不會再體諒我們的了。的確我們欠他的也欠得太多了。他要沒收我們的一點點的房產，給了他算了，往後再想方法吧。”

她的丈夫雖在努力裝出泰然的神氣，但是苦痛的心情還是自然而然地透露到臉頰上來了。

她的丈夫安慰了她一會後再出去了。

她伸出瘦小的手掌儘在撫摩睡在搖籃裏的嬰兒的頭，不一會她又把臉部縮進被窩裏去嗚咽地哭起來了。

產後的第五天產婦發熱發得很厲害，體溫高達39.5 oc這明明是產褥炎，但是無知的農民那裏會知道這種症態的危險呢。

她自己知道她的病症不輕，不敢再去攔阻丈夫花費所有無幾的金錢去請診費高貴的醫生了。

“怎樣呢？我不會就死吧！”

每當醫生走後，她的精神雖是昏沉沉的，但還會這樣地問她的丈夫，

“喂！……”

他低首沉吟了一會後，又抬起頭來看他的病妻，

看了病妻後，又看睡在搖籃裏的嬰兒。

“不要緊吧，不過一般的醫生都是不中用的。今天說這，明天說那，今天說是產後體虧，明天又說是產後感冒。……”

他真不知何是好了。甲醫生要他買雞給妻吃，但乙醫生又說熱度還高吃不得葷油，真是無所適從。

最使這個農夫痛苦的是終夜妻的苦悶的呻吟和嬰兒的悲啼。

生在沒有錢的人家原是該死的，生在荒落的農村裏那是更該死的了。

她終於拋下這個勤苦終年不能圖一溫飽的丈夫和生僅十天的嬰兒而溘然長逝了。

他把死者草草地埋葬了後，房產又給地主押收去了，對於這村裏再無所戀戀了，他便以掌背滿絡着青色粗筋的雙手抱着尚未彌月的嬰兒離開了世居的荒村。流落到這繁華的上海市裏來了。

大都會原是農村破落戶作最後的生存掙扎的收容所。至於他們盡力的掙扎能否維持他們的生存，大都會是置之不顧的。他的運氣還算不錯。竟能在有幾千百萬的失業者的都市裏找到一個足以維持他們父子生活

的職業。他到上海後，不滿一個月，就在一個姓梁的大公館裏當傳達了。

他的唯一的愛兒質彬就是在梁公館的庇蔭下長大起來了的。

質彬的父親具有天賦的奴才資格，因為他生性忠實而誠樸，梁公館家裏上自主人夫婦下至大小男女僕人個個都很相信他。重愛他，因之，質彬從小的時候也就得到了他們的憐惜。

不幸的質彬還沒有滿五週歲，又經着第二次的厄運了。

在他才五歲的那年春，他的父親感染了當時流行的黑死症，一病死了。質彬的父親死了後，由主人的意思叫新僱的門房去撫養質彬。幸得他歲數還小，對於父親之死不感到怎樣的不慣和慘痛，因為他橫豎是給有錢人像豬狗般地豢養着的。

梁家的主人是個企業家。他在實業界有非常的聲望。他具有精密的頭腦。和酷辣的心腸，所以實業界中人都稱他為梁辣腕。他憑他的一雙辣腕，東搾西剝，近十餘年來掙了幾百萬的家資了。很奇怪的就是同時他在社會上又有梁善士之稱，這是因為他常常肯如九牛之

拔一毛的去襄助現社會所稱爲慈善的事業。的確，連年以來，他捐助給各善堂，各教會，各小學校的錢很不少了。沾了他的光的人們，當然盡都舉起雙手來稱贊這梁辣腕是個慈善家。

質彬也算是沾受了這位慈善家的特別恩惠的一個人了。

他在十一歲那年春，就由他的主人送到一家教會學校裏做一個走讀生。他在白天到學校去上幾個鐘頭的課。早晚就在梁公館裏當小奴才，伺候少奶奶小姐們的茶煙。

這種特殊的恩典在梁家的一般奴才看來，實在是天高地厚的了。

梁辣腕常常對來的客人們或家中人嘆贊質彬的父親生前如何地忠實勤勉，同時也去勉厲彬質要步得上先人的後塵。

教會學校的熏陶表面上把質彬造成了一個狂熱的基督教徒了。他在心裏明明承認耶穌是瑪利亞的偷生子，但他還是逢人便演講瑪利亞是接受了耶和華的聖靈而懷孕生耶穌的。他極力法做效牧師們的矯飾的行爲，住教會學校愈久他愈變爲一個謹愿樸厚的青年了。

梁家的人們也愈同情他愛重他了。

外國牧師在教會裏能够佔有最高的地位，據他自己說是由於少年時的努力——循規蹈矩的努力，少年時代要這樣攻苦，努力，日後才得上進。梁家的主人也是由這樣努力成功的。他小的時候不過是個農村裏的牧童而已，但到現在，他是個有數百萬洋錢的富豪了。

“我長大起來了，我要像他們一樣地努力，一樣的謹慎，不可有半點非爲，日後才能够在社會上得到相當的地位！”

他今年十六歲了。大概是勞働的結果吧。從外表看他，誰都相信他是個二十歲前後的青年了。

他每次聽見牧師的說教回來後，便很感奮地要立志做一個有爲的人物。

“牧師說的話一點不錯，青年人第一個戒條是：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還要加上一句，口不說惡話。要這樣，才能做個模範的青年，自己要這樣做去，要努力這樣做去！”

質彬一個人坐在自己房裏的案前，時常這樣的伸出拳頭槌着桌面沉想。但是一睡進被窩裏後，他便悲觀起來，因爲他剛躺下來，上帝就離開了他，魔鬼便乘機

侵了進來。他發見了他自己的弱點了，他拚命地在被窩裏和惡魔抵抗，捏緊拳頭，流着酸淚，向這個惡魔抵抗。

被窩裏的溫度漸次增高了，他的精神也再次起了浮動。

“少奶奶今年有四十多歲了吧，何以肌膚還是這樣嫩嫩的，肌色也比一般女人們的白幾倍。她笑起來時真是說不出來的嬌媚。……”

毒的血液在他的週身的血管中高漲起來了，同時四肢也起了一種麻醉的顫動。

“是少奶奶，是少奶，奶是少奶奶！……”

過後便是一陣疲倦的襲來。精神冷靜下來後，他才發見到自己的靈魂還是這樣的污濁。於是他又不免回憶到去年冬牧師替他洗禮時的情況來了。

“你願意把你的身體獻給上帝和我主耶穌基督麼？”牧師是這麼問過自己來的。

“我願意！”這是自己在當時的回答，——是當受洗禮時的誓言。

“只一次的洗禮還不能洗乾淨我的靈魂的污濁吧。今晚上竟做了魔鬼的奴隸了！”賈彬眼睜睜他望着五燭的電光在不住地歎息。

“明天到教會裏的聖壇前去懺悔吧。從明天起，我要痛改前非。從明天起，要恢復我的潔淨的靈魂。明天再早一點起床，把自己應做的工作做完了後，就到學校裏去吧。

他把雙眼閉上，想立即睡下去，因為他怕那種可厭的低級的思索會再來襲擊他的腦筋。

但是輾轉反側了一會，還是睡不着，少奶奶，小姐，最年輕的女僕麗仙等人的面影，一陣陣地在他的網膜上像走馬燈般地重演出來。

“啊！我原不是能够立志的有為的青年啊？自己的血管中完全是滿貯着墮落性的惡血啊！”

在這瞬間，他不像剛才那樣的悲觀了。

思索重思索，他的腦筋疲倦到十二分了。他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

(2)

梁公館在上海市的極北部的K路上，是一家三層建築的大洋房，前面有廣闊的草場，後面竹籬外是一片荒原。洋房正身的左側有一列片舍，梁家的男性奴才們儘住在這片舍裏，只有質彬一個人是例外，他住在正

門廊右側的一間小房子裏。

梁家的少奶奶近四十歲了，看去還像是三十許的女人，她和辣腕之間，有一個今年拾八歲的男兒，和十七歲的小姐。至於用人方面，有六七名的男僕，——汽車夫，大司務，園丁，茶房等——和四名女僕——兩個老媽子和兩個青年的女婢。

在生理上和心理上以平行線的方式發育起來了的質彬，雖然受着宗教的偉力的鎮壓，還是常常感着非常的苦悶。第一是色情的苦悶，第二是經濟的不如意，到近來新舊約聖經在他也失掉了威信了。有時候，他竟敢在聖母像前發生出不敬的念頭來了。

今天早上果然他發奮起來，在七點鐘前就醒來了。他覺着腦殼裏在隱隱地作痛。他明知道這種腦痛的原因是什麼，但他仍然要硬添加上一個理由，就是昨夜裏的失眠。

他勉強地振作起精神把薄被揭開，忙跳下床來。當他把前面的窗口打開時，一陣新清的朝氣夾着庭院裏的乾草香滲入窗裏面來了。

打掃庭園是他每早晨起來應該先做的工作。他把房門打開走出門廊下來，全屋裏是靜悄悄的，看不見一

個人影，也聽不見一些人聲，原來這公館裏的人們除大司務園丁茶房們要在七點鐘以前起床外，其餘的連媽子婢女們很罕能在十點鐘以前起身的。

他走出庭園裏來也看不見一個人影，只看見草場當中的晒衣架上滿滿地掛着在陽光中蒸發水氣的衣裳，有大人的，有小孩的，有黑的，有白的，有藍的，有灰的，庭園裏還是和屋裏一樣靜悄悄的。所聽見的只是外面馬路上飛馳過去的汽車音和在晴空中飛掠過去的小鳥鳴音。

他走到西側的庭球場上，先行了一會深呼吸，再練了五分多鐘的柔軟體操，這也是他爲要立志做人，圖日後的成名而編的日常鍛鍊身心的工夫。他練了四五分鐘的體操後，呆呆地站在球場上喘氣不過來了。他略事審顧下自己不住地喘氣的原因，便有一個黑影侵到心頭上來。他暗地裏嘲笑自己的信仰心薄弱，同時也恨自己的自制力太不堅強了。

“這明明是昨夜裏自瀆的結果了。啊！我原來是個弱志薄行的青年，原來是個不中用的人！像這樣無聊的我做得出什麼事業出來呢！”

他一面沉想，一面走到屋後的籬笆門口來了。門扉

打開着。他想，誰走出那邊的荒原上去散步了呢。他正想踏出去看，忽然看見麗仙在笑着由外面跑進來。她一頭跑，一頭還在喊，

“不睬你了，要回去了！少奶奶起身時，叫不着我，會罵呢！”

她固然把他嚇了一跳，同時她看見他也吃了一大驚。

“這早起身到那麼地方去來！”

他不能不按着胸口的躍動叮嚀地問着麗仙。因為在這梁公館裏，麗仙是他的第二個崇拜的對象。第一個當然是小姐，第三個就是少奶奶了。

“嗯？”

她略擡起頭來看了他一眼，就行若無事般地走過去了。她看見了質彬後的態度反爲是十分鎮靜。

他看見了她的微顰的雙眼，鮮紅的雙頰，像石榴子般的牙齒，短短的一件夾綢旗袍籠着長筒的肉色絲襪，下面是一雙淺紫色的高跟皮鞋。祇一瞬間，她像小鳥般翻然地飛過去了。區的那種恣態又使質彬的胸口再次激振了好一會。

“豈有此理！她總是這樣看不起我的！”

他暗暗地領略了一會麗仙的美後，想及她日常對自己的態度又不免有些掃興。

“因為她生得漂亮，並且在少奶奶面前很得寵，所以自己特別地巴結她。可恨的就是她從沒有對自己表示過一回好態度。”

他想到這層，又覺得氣她不過。他才踏出荒原上，就看見園丁龔二由那一頭慢慢地向這邊走來。

“李先去，早！”

龔二看見他便滿臉通紅的。但態度却比麗仙客氣得多了。

他一見龔二的無邪而可愛的圓圓的臉兒，質彬的胸口上便像受了針的一刺，發痛起來。

“這大概是個致命傷吧，不能得到女性的愛顧的致命傷吧。”

他想到這層，又深深地懊喪起來了。教會裏有不少的漂亮的女學生，但自己每對她們中的任一個稍微表示點笑容時，她們盡都不高興地翻過臉去。這是何道理呢？他想也一定是這個因原了，“你到什麼地方來？”

質彬把麗仙的剛才的行動態度和龔二的聯結起

來，又感着幾分醋意，不免要這樣問，雖然明知是問不出要領來的。

“到那邊賣花的人家裏去來。”

質彬也知道龔二是隨便向自己撒個謊吧了。

“他明明是和麗仙約了來這裏的。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質彬看見龔二泰然的走進庭園裏去後，只自己一個人站在荒原上就有點像被謫到一個孤島上來了般的寂寞。一個人站在初秋的晨風中歎息了一會後只好回來。

，他們打開的門，要我來門上，豈有此理！”

他一面門竹籬的門扉。一面低聲地對自己說。

質彬先生，你在罵誰人？

聽見年長的女婢蘇仙站在庭球場的那一端問他。他忙翻轉頭來打算把龔二和麗仙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蘇仙。

“是他倆打開的。今早上他倆走到外面去，不知道幹些什麼事情。”

“自掃簷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蘇仙微笑着說了後，行近他的面前來了。

“質彬先生，告訴你一件好事情。……”

她才說了這一句，就打了一個大呵欠。她的口腔像狗打呵欠一樣，盡量地張開着。她的兩列美麗的貝齒全露出來了。下顎部微微地起了一些皺紋。她原是面貌平常的女子。只有這些算是她的美的特徵，能够撩動質彬的感情。

他初起看見蘇仙不願意聽他的得意的報告，心裏有些不快，登時在臉上也表示出同樣的顏色來了。到後來又聽見她說有件好事情告訴他，再轉變了他的態度。

“什麼事情？”

質彬急於要聽蘇仙說明那件好事情，到底是什麼事體，於是向她表示出一種鄉愿的態度。

蘇仙也是領得少奶奶信任的女僕，關於經濟的支出大部分是由她經手。梁公館裏的僱人每月薪水都是由她支付，差不多可以說是少奶奶會計了。質彬雖然是個中學生，但在梁公館裏一樣地是底下人。他的每月的學校用費還是要由蘇仙手裏領出來。但她比麗仙看得起質彬，對於他的境遇頗能抱同情。質彬也像敬畏自己的姊姊般地——假如有時——敬畏她。只有一點使他討厭她的是她有時會很不客氣地高聲罵他不中用，罵他